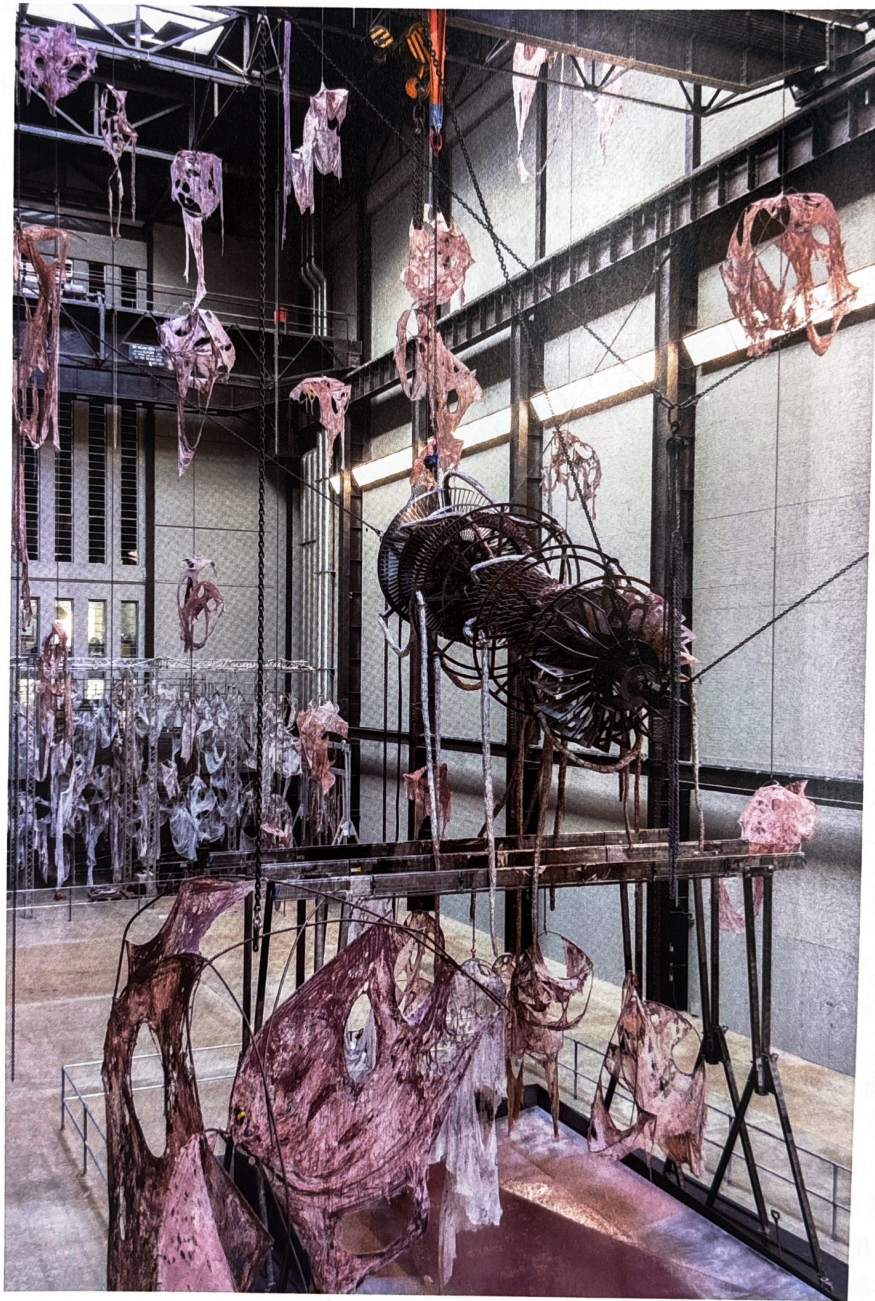


The Uncontainable Mire Lee

势不可遏的李美来

撰文：艾米丽·麦克德莫特

翻译：何佩莲



李美来质感粗粝、富有冲击力的动态雕塑改变了我们感知和思考的方式，或许也展现了有机体该如何以一种新的方式存在。



Prayers: Poetry

《祈祷：诗歌》

2024年，铅于黄麻布、树脂、混凝土、金属框架，60厘米×51厘米×4.5厘米（含框）

摄影：Timo Ohler

图片鸣谢艺术家及 Sprüth Magers 画廊

按照作品指示牌的说明，我掀起了附着在黑色金属框上的树脂涂层麻布。在这块布下面是一首诗：“体外/化为粪便的/诗歌，化为粪便的爱情/看啊，我是一座污秽之泉/疯狂地爱着/让我们用被咬掉一半的脸歌唱/那被咬掉一半的脸/一首疯狂的、陷入爱河的/歌。”这首诗用铅写成。

另外四首类似的“诗歌”悬挂在两面红色的展墙上，展厅里弥漫着树脂和灰尘的难闻气味。不远处，三台混凝土搅拌机时不时地运转，激烈地翻动着里面的内容物（一台机器里放着钢缆和粗糙布料，另一台里放着被塞进了建筑工地手套里的石膏块）。每次它们启动时都会吓我一跳。

在一台搅拌机旁悬挂着《无题（多孔麻布体构件）混凝土版》（2024），这件由麻布构成、混凝土加固的巨大环形结构，通过金属链悬吊于天花板上。其形态上宽下窄，像是一头牛的尸体。《无题（多孔麻布体构件）I》（2024）是一件相似的、尺寸更小的雕塑，它采用已经干涸的黏土而非水泥制成，被静置于一块木板上。我用赤手掀起麻布后才了解到这些诗句是用铅写成的。此刻，不仅是这些文字、它们难闻的气味和周遭刺耳的声音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中，作品中隐含的威胁意味和有毒物质也实打实地渗入了我的皮肤。（在我第二次到访画廊时，作品指示牌旁的窗台上放了手套。）

这组作品来自出生于首尔、现居柏林和阿姆斯特丹的艺术家李美来。今年夏天，它们占据了施布特-玛格画廊柏林空间的一整间展厅。作品中的诗句来自金彦熙（音译自 Kim Eon Hee），她以非传统的语言运用和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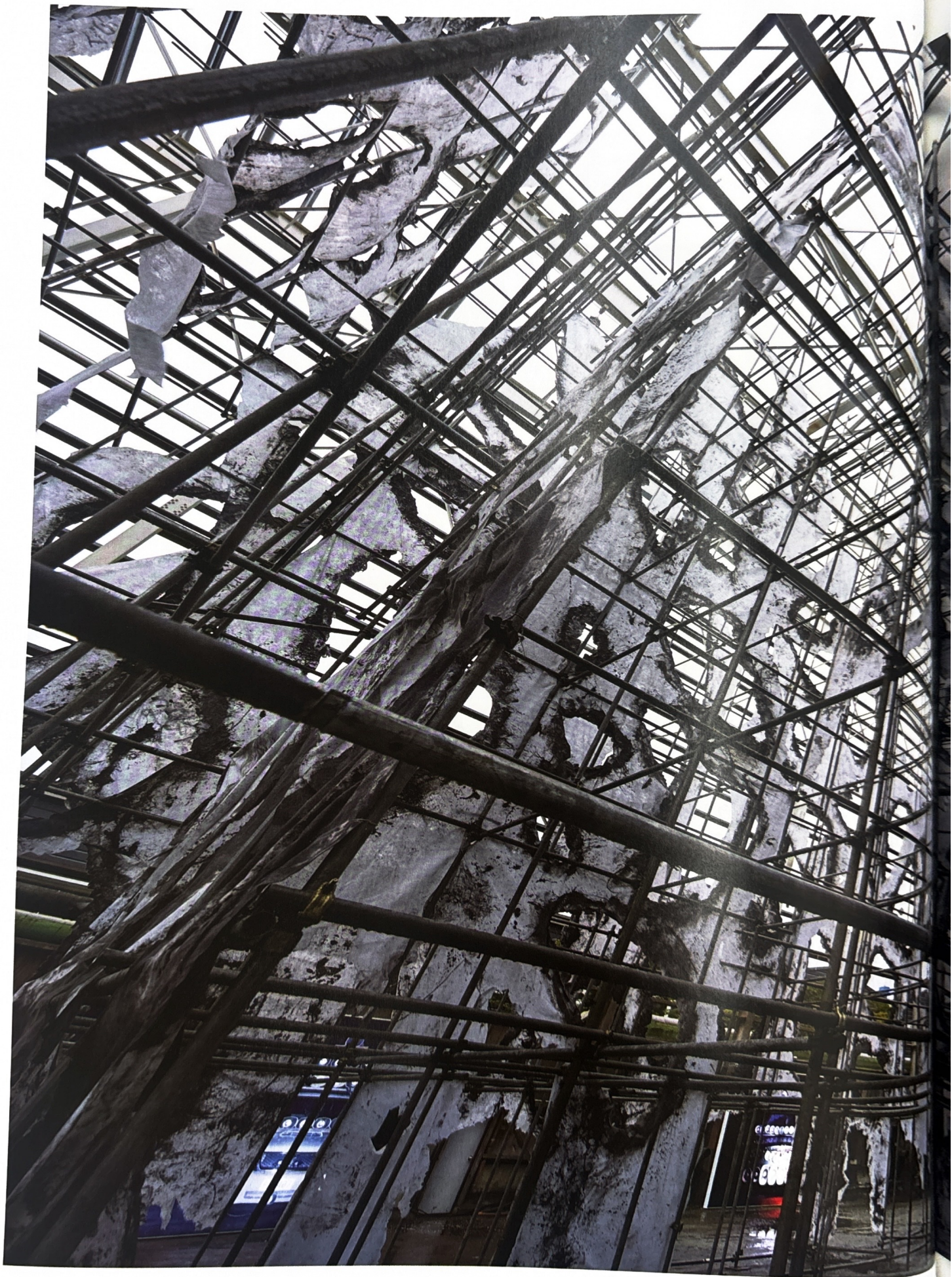
品意象中恐怖怪诞的场景而闻名。李美来曾多次与金彦熙合作，两人正将金彦熙的一本诗集翻译成英文。“她的诗歌给人一种来势汹汹的感觉，因此我很喜欢，”当我们在她的柏林工作室见面时，李美来说道，“我欣赏并渴望创作的正是那种难以被掌控的艺术。”

在过去约八年的时间里，李美来创作的雕塑和环境装置的确势不可遏。她质感粗粝而凶猛的作品——往往将马达、管道、泵与硅胶、或干或湿的黏土，以及黏稠液体结合——常常轰鸣、渗漏、扭曲、旋转，将李美来置于动态艺术家的谱系中。她的创作亦让人联想到那些将人体以一种令人不安的方式进行诠释的艺术家们，尤其是同为韩国艺术家的李晔——尽管李美来的作品与李晔的暗黑赛博格形象及其对乌托邦建筑的探讨存在一定距离。事实上，李美来的艺术作品往往难以界定，因为它们自诞生以来便不断变化，有时甚至会完全“退化”。在2022年釜山双年展上，她架设了一座高达21米的手脚手架结构，其表面覆盖着遍布孔洞的建筑工地围栏网；网眼的轮廓被废油勾勒成黑色，仿佛一种漆黑的寄生虫正在啃噬织物，而这些孔洞会不断扩大（《多孔景观：影岛海的皮肤》，2022）。同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上，李美来用那些蜿蜒的陶瓷雕塑和软管围裹了更多的脚手架；在这些作品中，看不到的泵推动着碳酸锂和氧化铁釉料喷涌而出（《无尽之屋：孔洞与滴落》，2022）。这些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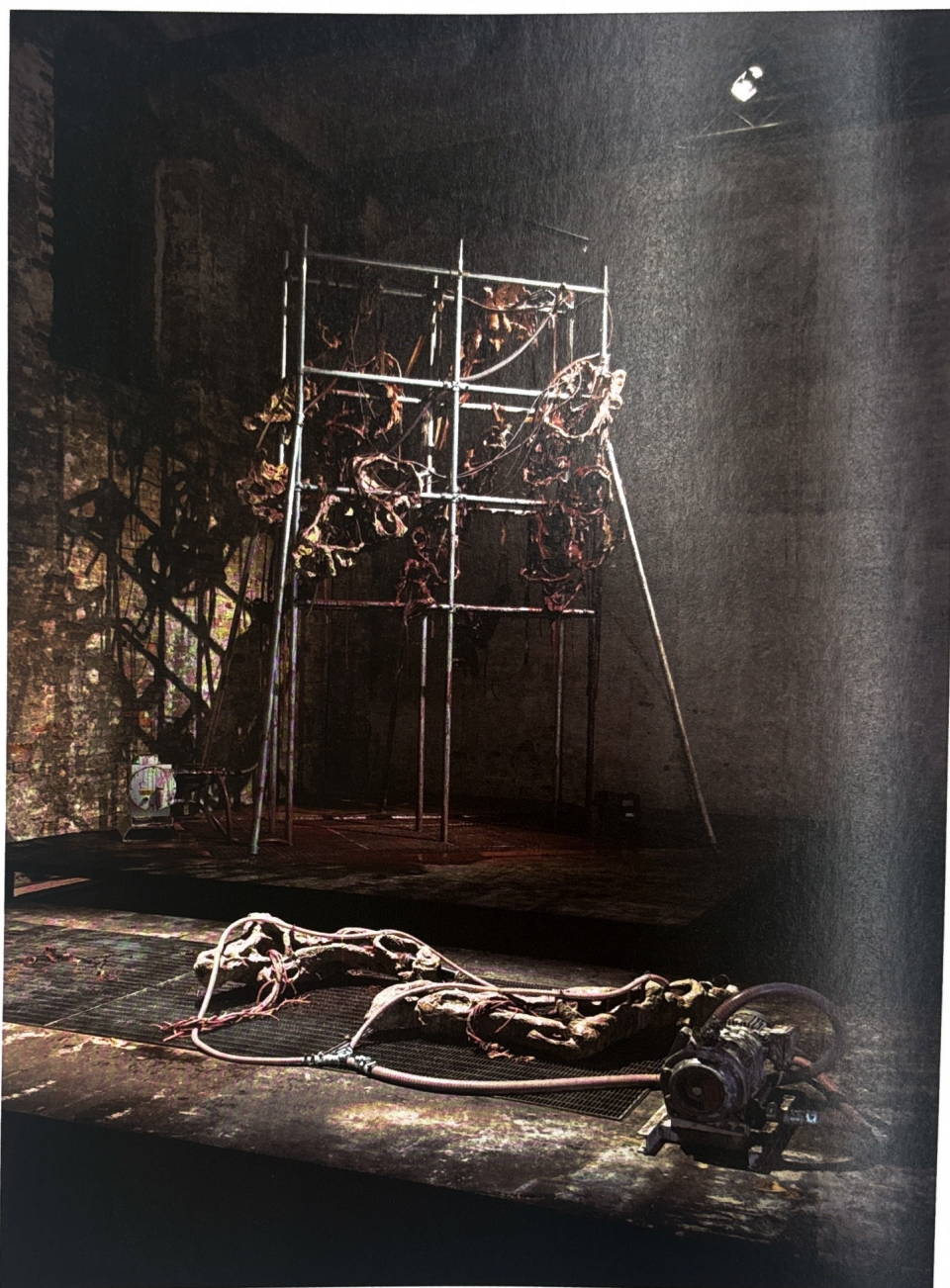
瓷和软管滴落着深红色液体，像是脱离了身体的器官、骨骼和内脏，整个装置如同一个既美丽又怪诞、令人既惊叹又厌恶的生物形态实体。

【对页】

“现代委任：李美来：开放性伤口”展览现场，2024年，
泰特现代美术馆，伦敦
© Tate (Lucy Green)







[前页]

Landscape with Many Holes: Skins of Young-do Sea

《多孔景观：影岛海的皮肤》

2022年，脚手架、废机油、围栏织物，1620厘米×2160厘米×1660厘米

第11届釜山双年展展览现场，2022年

摄影：Sang tae Kim

图片鸣谢艺术家及釜山双年展

[本页]

Endless House: Holes and Drips

《无尽之屋：孔洞与滴落》

第59届威尼斯双年展“梦想之乳”展览现场，2022年

摄影：Sebastiano Pellion di Persano

图片鸣谢艺术家及威尼斯双年展

李美来的动态雕塑创作始于阿姆斯特丹。2018年，在首尔国立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后，她前往荷兰国立视觉艺术学院进行驻地创作。在那里，她参加了Arduino编程课程（译者注：Arduino是一种开源电子平台，允许用户通过编程来控制各种传感器、马达、灯光和其他电子组件），随即被马达和机器在雕塑中产生的不可预测性所吸引。“我害怕自己进入那种舒适而停滞不前的状态，”她解释道，“而一件动态物体永远处在变化的状态，像是转译了我这种存在主义焦虑，那是一种想要给别人，也给自己带来惊喜的愿望。”

在开始新项目或从一个项目转向下一个项目时，李美来的创作总是始于一些简单的联想，她承认：“我并没有一个下意识的创作步骤。”她总是由一个想法或者材料开始，流畅地转向与之相关的下一个联想或者参照物，对它们进行直觉性抽象化处理，直到她直觉性地认为一件作品已经完成为止。通常，我们只会在作品标题中看到明确的指涉：《维罗妮卡·莫泽》（2022）是一段与同名已故色情女演员的访谈录像，这位女演员专门拍摄排泄物迷恋主题影片；李美来在纽约新美术馆展览的标题“黑太阳”则取自哲学家朱莉娅·克里斯特娃1987年的著作《黑太阳：抑郁与忧郁》；而前文提到的、她为威尼斯双年展创作的作品标题则致敬了建筑师弗里德里希·基斯勒1959年的“无尽之屋”，后者是一个未实现的孔洞式建筑愿景。然而，除了标题上的提示之外，其他参考都是抽象化的，这些明显的寓意与其他不那么明显的联想无声地交融，而艺术家与我的对话也印证了这一点。例如，当李美来谈到基斯勒的“无尽之屋”时，话题转向了“约瑟夫·弗里茨尔禁室”（特指奥地利臭名昭著的性犯罪者弗里茨尔为囚禁和反复强奸自己的女儿，而建造和逐步改造的地下室的一部分，他的女儿最终在那里诞下七个孩子），然后引向某些南亚传统建筑的即兴与层叠性，最后又回到李美来对自己童年卧室的沉思。

跟随李美来在作品标题中给出的线索（这个过程少不了要做些功课），我们便可以发现她作品中存在许多类似的“参照流”。例如，在釜山展出的作品标题和随附的简短文本都表明，她的创作起点是影岛和松岗重工业有限公司的废弃工厂，她的作品便是在这里安装和展出的。在谷歌上快速搜索，我们便能

了解这座岛屿的历史：这里从20世纪30年代起成为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家园，当时的朝鲜半岛正处于日本严格的军事管控和强制推行的文化同化政策之下。我还得知，1932年起日本军队开始强迫其殖民地的朝鲜妇女成为慰安妇。与此同时，这座废弃的工厂也诉说着一段失败的工业化历史。然而，这些信息既没有在李美来的作品中被明确详述，也不作为装置美学的一部分。艺术家有意识地选择将情动置于说教之上。这件作品让那座雄伟的建筑显得荒凉，因为装置和工厂本身都是濒临崩溃的脆弱存在；这种状态进而唤起了人们对相对渺小的人体、自身生命有限性的强烈意识。

当我们见面时，李美来正在为泰特现代美术馆涡轮大厅的委托创作做准备。在这个项目中，她从与该空间历史相关的基本联想开始——涡轮大厅曾是发电站的一部分。接着，她思考了这个空间的宏伟尺度，以及她所描述的“阳刚气质”。尽管装置的具体细节在写作本文时仍然保密，但总体而言，与釜山展出的作品一样，李美来试图通过呈现一件极为庞大的作品来削弱场地的规模感，同时又让这件作品具有脆弱或渺小之感。“我很喜欢那些看起来很悲伤的雕塑，”她解释道，“如果一件雕塑相对于周围的物理环境来说非常小，或者它不是直立的、而是躺在地上的，那么它立刻就会看着有些悲伤。我一直很喜欢（雕塑）以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创造出某种情绪或情动。”

无论雕塑所在的位置或潜在参照物为何，李美来的作品总能唤起一种原始的情感——既作用于她自身，也相应地作用于观众。与这种情感直接相关的，是她对舒适状态的恐惧，以及对自己陷入停滞状态的担忧，用她的话来说：“我担心自己（一旦进入舒适状态）就会变得偏执而排他。”关于对创作过程的期望，她则提到“想要感受尽可能多的事情”。通过创作这些如同洪水猛兽般不可预测、来势汹汹的作品，李美来让观众从他们日常的节奏中脱离出来，为他们提供一种焕然全新的体验——去看、去嗅、去听，去重新建立感受。

李美来的现代汽车委任项目正在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涡轮大厅展出，至3月16日。

〔特殊名词参考〕

艾米丽·麦克德莫特 Emily McDermott — 无题（多孔麻布体构件）混凝土版 *Untitled (burlap body piece with many holes) Concrete version*
无题（多孔麻布体构件）I *Untitled (burlap body piece with many holes) I* — 动态 kinetic — 多孔景观：影岛海的皮肤 *Landscape with Many Holes: Skins of Young-do Sea*
无尽之屋：孔洞与滴落 *Endless House: Holes and Drips* — 荷兰国立视觉艺术学院 Rijksakademie — 维罗妮卡·莫泽 Veronica Moser — 新美术馆 New Museum
黑太阳 *Black Sun* — 朱莉娅·克里斯特娃 Julia Kristeva — 黑太阳：抑郁与忧郁 *Black Sun: Depression and Melancholia* — 弗里德里希·基斯勒 Friedrich Kiesler
无尽之屋 *Endless House* — 约瑟夫·弗里茨尔禁室 *Josef Fritzl Haus* — 情动 affect — 梦想之乳 *The Milk of Dreams*